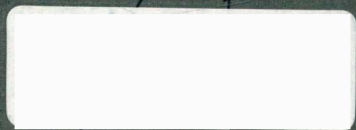


ど
ち
ら
か
が
た
彼
女
を
殺
し
た



ど ち ら か が 彼 女 を 殺 し た

谁杀了她

〔日〕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杀了她 / (日) 东野圭吾著; 袁斌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02-1818-1

I. ①谁… II. ①东… ②袁… III. ①侦探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957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931

DOCHIRAKA GA KANOJYO O KOROSHITA

© Keigo HIGASHINO 1999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谁杀了她

SHEI SHA LE TA

〔日〕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18-1
定 价 4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一章

1

写到信纸第二页的一半，出了个错字。本想描上两笔改过来，却越描越糟。和泉园子皱起眉头，撕下信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再次动笔前，她重新看了一遍第一页。信上的言辞实在无法让她满意。于是她把第一页也撕下来，揉成一团扔向纸篓。这一次，纸团并没有落进纸篓，而是在墙上反弹一下，落到了地板上。

她伸开蜷在玻璃桌下的双腿，身体放低，伸出左手捡起纸团，再次扔向纸篓，可还是没扔进去，掉在了墙边。算了，管它呢。

园子坐起身子，目光再次投向信纸。她已经不想再继续写了。她此刻的心情根本无法转化成文字。

园子合上信纸簿，塞回书架，又把钢笔插回小丑造型的笔筒。一把小丑的帽子戴好，感觉就只是个陶瓷人偶，完全看不出是笔筒。

她瞥了一眼挂钟，拿起桌上的无绳电话，摁下那组她再熟悉不过的号码。

“你好，这里是和泉家。”话筒里传来哥哥冷冰冰的嗓音。

“喂，是我。”

“哦，是园子啊，”哥哥说，“你还好吧？”

每次打电话回家，哥哥都会这么问。园子也很想如往常那样回答“还好”，可今天她实在是连说这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嗯……老实说，感觉不大好。”

“怎么，感冒了？”

“不，不是生病。”

“……出什么事了吗？”说到一半，哥哥的声音已经开始透出紧张。园子完全想象得出，在电话另一头，哥哥一定正单手握着手筒，背脊挺得笔直。

“嗯，出了点事。”

“出什么事了？”

“说来话可就长了。不过别担心，不是什么大事。明天我想过去找你一趟。”

“行，这是你的家啊。”

“明天要是有时间，我就会回去。哥哥你明天上班？”

“不，轮不到我值班。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告诉我吧。弄得人怪担心的。”

“抱歉，说了些奇怪的话，让你担心了。但到了明天，或许我就会打起点精神来了。”

“园子……”话筒里传出低低的沉吟声。

想到哥哥此时焦急的心情，园子不禁觉得有些对不起他。“说实话，”她小声说，“我被人背叛了。一个我一直很信任的人。”

“男的吗？”哥哥问。

园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除了哥哥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我死了，”园子稍稍提高嗓门，随后又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或许对所有人都好。”

“喂！”

“开玩笑的。”园子故意笑了笑，“抱歉，又胡说八道了一通。”

哥哥沉默不语。他大概已经察觉，园子刚才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玩笑”。“明天你一定要回来。”

“如果能回去的话，我会的。”

“说好了哦。”

“嗯，晚安。”

挂断电话，园子盯着无绳电话机呆呆地看了一阵。她总觉得哥哥会打过来，可电话铃迟迟没有响起。看来，哥哥对她的信任似乎超出了她的预想。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你想象得那样坚强。园子冲着电话机喃喃自语。正因为并不坚强，才故意打了一通让哥哥担心的电话。真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此刻自己心中的那份痛苦。

2

和泉园子和佃润一是在去年十月份相识的。两人邂逅的地点就在园子供职的公司附近。

园子供职于一家电子元件制造商在东京的分公司。公司在一栋高层写字楼里租下了十楼和十一楼，员工大约三百名。总公司在爱

知县，但实质性的中枢部门正是东京分公司。

园子隶属于销售部。整个部门大约有五十名员工。算上园子，女员工总共十三人，其中大部分都比园子年轻。

午休时，园子独自一人去吃饭。自从和她一起进公司的那批人全都辞职走掉之后，她就很少和别人一起吃饭了。以前，年轻职员们经常来邀请她，但这种事如今再也没有了。年轻职员们似乎已经察觉到她喜欢独自一人。当然，这对她们而言是件好事，她们再也不必为她操心了。

园子不愿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吃饭，其实原因在于她的口味和他人完全不同。她喜欢日式饭菜，哪怕只是早饭，也会首选米饭。然而那些年轻人大都喜欢西餐。她并不讨厌西餐，但若每天都吃，时间长了，自然会觉得有些腻。

这天，园子打算去一家荞麦面馆。之前，她在距离公司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家不错的面馆，那家的上等面汤和天妇罗荞麦面是她的最爱。出身爱知县的她原本是个乌冬面爱好者，但来到东京后，渐渐发现了荞麦面的美味之处。此外，或许是那家店开业还没多久的缘故，园子很少会在店里遇到熟人。这也是她喜欢光顾那里的原因之一，满脸堆笑地吃东西对园子而言异常痛苦。

走进面馆所在的那条小巷，园子看到路边有个年轻男子正在卖画。话虽如此，那男子其实只是坐在一把折叠椅上看杂志。他身后的高楼墙边靠着十几幅没有装裱的画。即便是园子这样的外行，也明白那些画可以划入油画的范畴。

男子看起来似乎比园子要小一些，大概二十四五岁，披着黑色人造革夹克，穿着膝头已经磨破了的牛仔裤。夹克里面是一件T恤。

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好，而且就像以前的乐手一样瘦得厉害。园子走到他面前，他的目光也依旧没有从杂志上挪开。

园子看了看他身后的十几幅画。中间的那幅吸引了园子的目光。原因其实很简单：画里有只她最喜欢的小猫。至于如何鉴赏画作的质量，她根本一窍不通。

园子看了一会儿，当她把目光投向那个男子时，发现男子也正在看她。男子尖细的下巴上长着乱蓬蓬的胡须，表情看起来有些忧郁，但园子觉得他的目光中蕴含着一丝纯真。说不定，这位女顾客会看中自己的哪幅画作——男子向园子投来期待的目光。

园子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对他的期待做出回应。其实也不必做太多，只需要问一句“这画多少钱”就足够了。

可正当她准备开口时，一个人影闯入她的视野。

“哟，和泉。”对方冲着她大声招呼道。

是井出股长，园子的上司。他两手塞在裤兜里，走了过来。他个头不高，脑袋却挺大，令他看起来越发矮小。

“你在这儿干吗呢？”井出问道，之后又看了看靠在墙上的画。

“我正要去那边的面馆吃饭。”园子回答。

“啊？你也知道那家面馆？其实，我刚听人说附近有家不错的面馆，正打算过去尝尝呢。”

“是吗？”

园子脸上赔着笑，心里却在想：这下子，又有一家喜欢的店不能再去了。

见井出迈步向前，园子不得不快步跟上。她回头看了看男子，只见他已经低头继续看起了杂志。他肯定把她当成一个来奚落他的

客人了，这让园子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你对绘画很感兴趣？”井出问。

“也不是。只不过觉得其中有一幅挺不错的，就多看了一眼。”话刚出口，园子不禁开始思考：自己为何要在他面前找这些借口呢？

井出对她给出的回答似乎并不关心。他点了点头，说：“话说回来，真不知道那种家伙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种家伙？”

“就是那个卖画的年轻小伙子。或许他念过美术大学之类的，后来因为找不到工作才流落街头，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有时候我还真想问问这些人，他们今后到底打算怎样呢？”

“大概就是打算以作画谋生了吧。”

井出闻言苦笑了一下。“能靠画画挣钱度日的人太少了。不，应该说是微乎其微。他不会明知如此，还非要坚持不可吧？真是这样的话，那估计就是他脑袋有问题了。年纪轻轻不想着挣钱，却想去做什么艺术家，似乎有点逃避现实。”

听到上司这番话，园子并没有随声附和。她觉得井出根本就连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却还大放厥词。片刻之后，她又开始为自己感到不值：我怎么这么命苦，非得和这种男人一起去吃午餐不可？

进了面馆，园子点了份鸭肉葱花面，因为最喜欢的天妇罗面被井出抢先点了。

井出一边吸溜着鼻涕一边吃面条，其间还不忘和园子天南地北瞎扯几句。说来说去，井出的话题都没离开结婚。自己的部门里竟然有女员工过了二十五岁还没结婚，这对股长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工作固然重要，但生儿育女也同样是一件人生大事啊。”仅仅

吃一碗天妇罗面的时间，并出就至少说了三遍这句话。园子脸上一直堆着笑，这让她完全没品出面条的味道。

公司下班时间是五点二十分，加过一通班后离开办公楼时，已经七点多了。园子像往常一样走上通往车站的路，没走一半，她想起了一件事，随即拐进路边的小道。那正是通往中午那家面馆的路。

大概已经不在了。心里虽这么想，园子的脚步却依旧向着那年轻男子卖画的地方迈去。他还在那里，似乎已经准备收摊，正在收拾画作。

园子缓步走近。男子正在把画塞进两个大书包。那幅小猫的画大概已经收起来了，园子并未看到。

男子似乎觉察到身后有人，扭头看了看。他看起来有些意外，一瞬间睁大了眼睛，但随即转回头继续收拾。

园子做了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深呼吸，横下心来开口道：“那幅小猫的画，你卖掉了？”

男子的手停了下来。可他是什么也没说，很快又开始动手收拾。

他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就在园子心里这样认定的时候，见男子从包里拿出一张画布。正是那幅小猫的画。

“我的画，还从来没有卖掉过呢。”男子一边把画递给园子一边说。他的语气似乎有些冷漠，却隐含着一种羞涩的感觉。

园子重新端详那幅画。或许是路灯灯光的缘故，那幅画给人的感觉与白天完全不同。一只褐色的小猫正抬着一条腿，舔舐自己的两腿之间。它用一条前腿支撑身体，避免摔倒，模样非常可爱。看着看着，园子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她抬起头，目光与男子的交织到了一块。

“这画多少钱？”园子终于问出了那句白天没来得及问的话。

男子若有所思，沉默片刻后，依旧冷冰冰地说道：“不必了，送给你了。”

园子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回答，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为什么？这可不成。”

“没事的。刚才你在看这幅画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只要有这一点，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园子看看男子，又看了看那幅画，随后再次望向男子。“是吗？”

“在画这幅画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有谁在看到这幅画时露出笑容，我就把画送给那个人。”说着，男子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大袋子，“你把画装到袋子里拿回去吧。”

“真的送我了？”

“嗯。”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笑着点了点头。他把所有画都装进两个包，一个挂在左肩上，另一个用右手提着，站起身来。他收拾东西时，园子一直默默地看着，寻找插话的时机。

“那个……”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说道，“你饿不饿？”

男子滑稽地摁了摁肚子。“都饿扁了。”

“那，一起去吃点东西吧。我请客，就当是你送我画的谢礼好了。”

“我画的画，根本就连一碗拉面钱都不值的。”

“可我就画不出来啊。”

“或许你不会画画，但你有其他能够派上用场的本事。正因如此，你才能到那家面馆吃午饭。”说着，男子指了指那家荞麦面馆。

“真是的，你都看到了？”

“那家面馆可不便宜。我饿的时候曾经进去过一次，但一看标价就打消了念头。”

“那我就请你吃碗荞麦面吧？”

听园子这么说，男子略一思考，说道：“我想吃意大利面。”

“OK。我知道一家店，那里的味道还不错。”园子回答。幸好她也和那些年轻职员一起去过意大利餐厅。

两人在铺有格纹棉桌布的桌子旁相对而坐。

菜品基本上都是园子决定的。她点了几道海鲜类的前菜，主菜则选了蒸鲈鱼。她问男子要不要来点葡萄酒，男子略一考虑，说了句“夏布利”。他居然说出了葡萄酒的品名，让园子大吃一惊。

男子自称叫佃润一。正如井出股长的推测，他没有固定工作。但原因和井出的猜想不同。他说自己是为了留出时间作画，才没去找工作。眼下，他偶尔会到大学时代的学长开的设计事务所里帮帮忙，挣点生活费。

“我从没奢望过有谁用画框装起我的画，挂到带暖炉的房间里。我只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画，把我的画用到娱乐上。比如印到T恤上。”

“或者说，看到你画的小猫，能会心一笑？”

“对。”润一用餐叉卷起意大利面，微微一笑。可突然间，他似乎又想到什么，收回了笑容。“但这一切，根本就只是遥不可及的梦。”

“怎么回事？”

“时限将至。”

“时限？”

“我和人约好，如果毕业三年后还闯不出什么名堂，就得乖乖地去找工作。”

“和谁？”

润一耸了耸肩。“和家里。”

“哦。”园子点了点头，“也就是说，从明年四月起你就得找个公司待着了？”

“差不多吧。”

“你打算放弃画画？”

“我想坚持，但估计撑不下去了。所以在和梦想告别之前，我想把之前自己画的画全都卖掉。结果连一张也没卖出去。”

“你要去什么样的公司？”

“一家很无聊的公司。”说着，润一咕嘟一声喝了一大口葡萄酒，随即话题一转，反过来询问园子在哪家公司上班。

听园子说出公司的名字，润一露出一丝意外的表情。“是一家电子元件制造商吧？我觉得你还是更适合到编订学校教材之类的公司工作。”

“我听你这话似乎不像是在夸我啊。”

“既没夸你，也没损你。你在公司里负责什么？”

“销售。”

“哦。”润一稍稍歪了歪头，“我还以为你是会计。”

“为什么？”

“感觉。我对公司里都有什么部门一窍不通。一说是女的，就会猜测对方应该是会计。那些推理小说里不都是这样吗？”

“你喜欢看推理小说啊？”

“谈不上喜欢，偶尔看看。”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个不停。园子心里涌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她从未在吃饭时和谁聊得这么开心。而且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可在润一面前，她却感觉自己变得很健谈。

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小时。园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悠闲地吃晚饭了。

“你这样盛情款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走出店外，润一说道，“我其实只是想吃份意大利面。”

“没事的，我也想吃点好的补一补呢。”

园子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她不想就这么让润一走。尽管聊了很久，她却一直没有开口问过润一的联系方式，也没有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对方。

园子一边和润一并肩走一边告诫自己：站在润一的角度上，他根本就没必要和自己有更多的来往。更何况自己的年纪比他还要大。至于请客吃饭，那是自己擅自做出的决定，也可以当成是那幅画的代价。人生得意须尽欢，又何必给自己添堵呢？对于每天都过着乏味日子的自己来说，这样的时光未尝不是一种调剂。

到了车站，润一也一直在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根本没向园子询问联系方式。没过多久，园子要乘的车来了。

润一轻轻抬手，目送园子上车。车里也有和园子年纪相仿的女子。看到她们，园子心中不由得萌生出自豪的感觉。

与佃润一邂逅四天后，园子依旧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这让园子惊讶不已。

今后估计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邂逅了。近来，园子总抱有这样的想法。她早已预想过，或许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恋爱，只是经过熟人介绍，与相亲对象相互妥协，最后结婚。有时她会觉得，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她认识的很多夫妇都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而她自己也从未把这种事看成一种不幸。她知道绝大多数人此生都注定与电视剧里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无缘。经过分析，她觉得自己应该也不例外。

明明如此——

佃润一的身影始终占据着园子的心，甚至让她无法集中精神工作。与他的邂逅确实就像是一剂清凉药，但后续作用却是园子始料未及的。

午休时间，园子朝那家面馆走去。

在那天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去那家面馆。其实园子早就想去，却一直忍着，只因为她觉得润一心里未必还惦记着自己。她不喜欢扮演自作多情的角色。

就算润一在，自己也应该表现得稍微矜持一些，还是先远远地冲他笑笑吧。园子早已打定主意。如果他招呼自己，再走过去也不迟。

可那地方却没有佃润一的身影，而是堆放着数个装满垃圾的半透明塑料袋。那里原本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园子一边向面馆走去，一边扫视周围。到处都没有润一的身影。怀着一颗失望的心，园子走进面馆。

可是——

就在园子低头吃天妇罗面时，对面有人坐了下来。这家面馆中午人很多，对面坐着其他客人也很正常。园子本来也没留意，可听